

孟会祥 著

竹堂散文

村里的事

海燕出版社

村 里 的 事

孟 会 祥 著

 海燕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村里的事/孟会祥著. — 郑州: 海燕出版社,
2012.4

ISBN 978-7-5350-4919-3

I. ①村… II. ②孟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45398号

选题策划: 黄天奇
责任编辑: 胡宜峰
整体设计: 张 胜
责任校对: 齐 笑
责任印制: 邢宏洲
责任发行: 贾伍民

出版发行: 海燕出版社

(郑州市经七路21号 邮政编码450002)

发行热线: 0371-65734522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河南大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6开(700毫米×1000毫米)

印 张: 9印张

字 数: 140千字

版 次: 2012年5月第1版

印 次: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5.00元

自序

我是农村人，在城市生活，还是觉得自己是农村人。

哗哗啦啦，大半辈子过去了，回忆起来，还是觉得农村的生活是生活。我并不认为农村生活是田园诗，但那些简单而敏感的岁月，让人与自然相呼吸吐纳。而在城里的生活，有时让我觉得“五色令人目盲、五音令人耳聋、五味令人口爽”，掐着不痛，没有嚼头。也许农村生活，真的就有诗意，只是当时浑然不觉。

这里的文章，《村里的事》是听来的，所以不免有罗织的成分，也可以说是小说化的散文，但骨子里也是真实不虚的。其余篇什，没有一个字不真。《村里的事》有让别人看的意思，剩下的文章，可以说是写给我自己看的。“野人怀土，小草恋山”，往往，想家的心事浓了，“瞻望弗及，泣涕如雨”，缀成文章，便是图个心安，自慰藉耳。

现在，灾梨祸枣，居然要印成书，但愿遇合有缘人，能会心一笑。

2012年2月19日

目 录

村里的事	1
寒窗	62
祖父	80
送别	84
父亲和塾师	87
大哥	90
二哥	97
姑姑	102
八达	104
二奶	107
郭丙寅	110
W婶	112
赵生儿	114
家乡	116
十年	120
襄城	125
杏花	132
哪复计东西	135

村里的事

—

清末以迄民国，土匪猖獗，乡村往往夯土为高墙，以为防范，这有点类似于中国之有万里长城。高墙叫做寨，跟较大规模的城就区别开来了。我们村里的寨是光绪年间打的，寨要起个名，于是村里人找到本乡本土的张进士，他大笔一挥，龙飞凤舞写下了“同济寨”三字，大概取“同舟共济”之意吧。寨墙高约十丈，墙外寨壕深约三丈；寨上灌木丛生，广布荆棘，寨壕一汪澄碧，鱼虾成群，若无匪患，真可谓一派宁静祥和的乡下风景。

然而寨终究是防御工事，总是与凶险连在一起的。羊无头不行，寨里首先要寨守，寨守是一村之君，统摄一村行政军事。清末政事尚简古，出工出钱出粮之外，也无多事，寨守的事主要是守寨。

我们村曾经有个寨守叫郭刺猬，性情刚烈，有令必行，约以村民，晚间掌灯之后，任何人不得出入寨门。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谓的戒严。曾有一个京官被贬回乡，路经此地，因贪赶了路程，星夜到村，叫门不开，把名刺射入寨中，寨守一看是下岗的干部，便坚持不开寨门，京官知道虎落平阳，悻悻然奔县城去了。火有余烬，官有余威，县太爷久经官场，历练得精明透顶，自然知道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之理，说不定京官一朝重被叙用，就又是呼风唤雨的主儿，所以居然对这个下岗干部极其巴结，热乎乎地做起了东道之主。

京官一口恶气未出，说什么也得吓唬吓唬这个愣头青的寨守，于是即着人

传唤。郭刺猬哪里敢去，赶紧央本村杨举人去说情。却说杨举人是武举，身高六尺，目光如电，望之如画中人，他父亲也是武举，都是两步前程。老举人中举，凭的是马马娴熟，功夫过硬，而小举人中举，却另有因缘。他的功夫自然也不差，然而当年校场比武，正逢大雨，其时又没有室内体育场馆，因而比武就无法进行。主考老爷到底足智多谋，乃自我作主，让武秀才们排成一队，从面前走过，凭着阅人无数，相女婿般挑选梁栋之才。当时杨举人尚未走到老爷跟前，老爷早就起身离坐，一巴掌拍到杨举人的肩膀上说：这就是举人！举人也是老爷，在乡下该是何等尊贵，况且杨举人是父子举人，村民自该视为神圣。但郭刺猬寨守却并不晓得眉高眼低，略无格外崇敬之意，因此举人老爷平日虽极夸郭寨守为人，心里却埋着老大不悦。这次不说情则已，一说之下，定要郭刺猬认识认识自己。到城里参拜寒暄已过，京官问起郭刺猬，杨举人居然哇的一声哭起来。他说，自己虽荣为举人，但对本村寨守，却怕得要死。要说这郭刺猬，断非等闲之辈，乃是少见的刁民，观其长相，身高六尺有余，面如漆灰，眼如鸡蛋，虬髯如曲铁乱缠，双手一伸，晃晃如簸，咋吧一握就能把人活活抓死。京官一听，汗潸潸然而注，这般人物，他只是在说部传奇中读过，哪曾见过真人，因此恨意顿消，倒是定要一睹此人庐山真面目。因此县上催郭刺猬更急。而杨举人回村，只说老爷愤怒异常，自己人微言轻，说不下来罢了。

县上催要寨守，村里自然不得安宁，一干有脸面人商议对策，都觉得理未屈而词穷，要把这理说出来，就自然想到了左近有名的师爷。师爷也是读书人出身，早年在省城以写状子营生，律法熟于腹中，辞采烂乎笔下，状子写成之时，就是案子了断之日，衙门倒还怕他三分。这师爷吃了原告吃被告，居然把衙门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后来衙门到底寻他一个不是，轰出省城，赶到乡下穴居起来。虽说回乡了，但临近村民有事，他还是会管的。打官司的村民怀着礼物拜见，他也还写状子，至少开示几句。而不懂事的村民去哭诉，他就会吩咐看门的人说自己不在家。说，前儿在家，今儿不在。实际上是指拿钱来就可以了。我们村里人去时，自然带了不少礼物，而且客气得只剩下给他磕头了，三里五村，亲戚连亲戚，师爷自然给面子。村民把原委一说，其实师爷也知道，

二话不说，伏案疾书，顷刻草就。村民想拿了就走，师爷说，且慢，我念给你们听听。大抵状子先是客气哀求，后是条分缕析，念着念着就有了机锋，直说得京官如此这般，是犯了律条当拿去问罪的，但隐而不发，又给他留有余地。这的确是锦绣文章，字字珠玑。师爷念完，自己也感觉写得好。说：久不试笔，看来刀尚未老。继而猛然抬头说：我这文章，值三百两银子否？这句话真是石破天惊，几个汉子目瞪口呆，面面相觑，不知所措。有老者不急不缓，悠悠说道：我等都是办事跑腿之人，原做不得银子的主，府上不远，少不得还来拜望。待我们回村告知管事的，下次来时自然把银子奉上的。师爷听了，面色不悦，就把状子叠好，放在抽屉里，朗声说道：如此，我还要再斟酌字句，改日再叙罢。

且说村民离了师爷家，老者便问几个随行的汉子：可记住了刚才的那篇状子？几个汉子虽然也精明强干，且粗通文墨，但哪里能记得住？不由得大眼瞪小眼。老者则不慌不忙，从头至尾，滴水不漏，徐徐背出。回家后找本村孟秀才恭楷录出，递到县上。几天之后，听说那京官离城回乡了。

二

乡间匪患，人人言之切齿，而土匪却一般是贫下中农出身。因为赤贫，所谓民不聊生，才沦为盗寇。

民国之初，西乡土匪杆子蜂起，队伍壮大，多者至四五百人，非但有大刀长矛，甚至有了步枪、手枪。人有群胆，土匪尤其如此，呼啸而来，呼啸而去，好不威风。

一日，月上柳梢，轻风拂面，寨门紧闭，寂静如死。但见一个西乡人迤逦而来，款款走到寨壕边上，脱去鞋袜，安安静静地洗起脚来。有诗曰：何其臭的袜子，何其臭的脚，这是流浪人的袜子，流浪人的脚。西乡人的袜子想也极臭，寨上早已闻到呛人的气息。寨守郭刺猬亲自上寨，虎目圆睁，心里似打鼓，想开了寨门，出去宰了这兔孙，又不知道这鸟人背后有没有大队人马，也

不知道今夜是否要来劫寨，真是窝火。这鸟人左洗右洗上洗下洗，洗了约摸三袋烟的工夫，才把鸟脚洗净，扬扬自得，像是颇满意寨壕的水温水质似的，穿了袜子，蹬上鞋，站起来高声吩咐：

寨上掌柜的听着，三里五村都是乡亲，四乡八堡都是朋友，兄弟们出来混事儿，缺点粮草，明儿日头偏西送十车粮食到西北坡。说完扭头就走，眨眼间就融入月色中了。

西乡客就这么轻轻地走了，但却抛下了一个大难题。送，还是不送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人性卑怯，吾乡草民尤其能够含垢忍辱，委曲求全，弱村无外交，只好花钱消灾。不提。

邻村徐楼，村小，无寨，只有一家殷实些，姓徐，也就是我大祖母（大祖母早逝，无出；祖父续娶我祖母李孺人）的娘家。也是一日，月未上柳梢，来了一个戴礼帽穿长衫的西乡客，叫门，长工不敢开，主人开了。迎入客厅，奉茶，吸烟。来客温文尔雅，笑容可掬，举止之间，使人备感亲切。他的声音不高，但穿透力极强，有似仙乐：

徐掌柜，仰慕已久，特来拜望。徐掌柜一方绅士，广有田产，今日相见，真是幸事。敝乡土地贫瘠，旱涝难测，以致青黄不接，乞食四方。掌柜的仁慈宽厚，体恤艰苦，乞借粮五车，还望见允。

粮食？没有。

如此，当然不能勉强，少不得弟兄们还要来拜望。

来就来吧，等着呢！

既然如此，明儿晚上恐怕会多有打扰。

不来是小舅子！

五车粮食，对掌柜的来说，不过九牛一毛，何必太吝？

哼！

翌日，徐掌柜收拾银两，套车直奔县城，买了最好的长枪两挺，手枪两把，子弹一车。回来已是晌午之后，杀鸡宰羊，令长工人等饱餐一顿，封闭门户，把枪支子弹搬上房脊，独自一个人，蹲在房顶，但等龟孙杆子们来犯。却

说徐楼村统不过二十几户人家，西邻河，东靠岗，五里之内并无其他村寨，站在岗上望下去，直像一片黯黯的胎记。晚饭刚过，就见另一片胎记缓缓移近。这是一支近二百人的杆子，收拾如此小村，简直是老虎吃豆芽儿——小菜一盘。

土匪进了村，并不扰民，径到徐家大院叫门：

徐掌柜在家吗？

徐掌柜并不答话，坐在屋脊兀自不动。

远客到来，怎么不开门赏口水喝？

徐家大院还是阒无声息。长工们早已两腿发抖缩成一团。杆子里的人骂声四起：

他娘的，老子们来了，咋缩到壳子里不出来？

日他娘，一把火把老窝给他烧了，看他龟孙往哪儿钻。

叭、叭——

这就是徐掌柜的回答。一个土匪应声而倒，他身旁的几个噉的一声就四散开来。

他娘的，开枪了，小二孬挂了，报仇，报仇！

杆子里一时枪声四起，小村里鸡叫狗咬，乱作一团。

徐掌柜依旧一言不发，瞄准了就放一枪，瞄不准就揭瓦砸下，匪人硬是冲不进大门。看看天色将晓，土匪居然不敢恋战，大队人马撤走了。其实土匪原是临时结伙，谁也不愿冒死罢了。

这一仗虽不算大，倒是极振威风。次日，三里五村都来道贺，连县上的保安大队长也来和徐掌柜拜兄弟。正如伟人说，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，同济寨也自然不甘任人宰割，乃联络附近朱村、赵庄、潘家营等，结为联盟，同仇敌忾，共御外敌。

郭刺猬并非如杨举人所说的青面獠牙，只五尺有半身量，白净面皮，平日里好管闲事儿，这才被推为寨守。而这阵子，也不知哪来的胆略，居然整治本村青壮汉子，天天操练，再不做软柿子了。

又一次突兀土匪来扰，他率众出击，以大刀长枪，搅入土匪队伍之内，土匪虽有洋枪，哪里能派上用场。村民被土匪欺负已久，正是怒火中烧，而土匪到底是乌合之众，真刀真枪的时候，人人自保，哪里会奋勇争先。因此，刚一交锋，早已溃不成军。而朱村、潘家营也早已闻风而动，三下里夹击，贼众更是魂飞魄散。土匪架杆儿的倒有几分胆，手枪早已子弹打光，顺手夺一把杀猪刀，居然舞得密不透风，连伤了四五个精壮汉子。俗话说好狗咬不出村，那鸟货正把杀猪刀挥得起劲，却被郭刺猬瞄住一个空当，扑上去搂住了后腰。他当就当在郭刺猬胳膊上连砍三刀，鲜血四溅，而郭刺猬到了这份儿上，哪里肯放手？村民早已一拥而上，把那鸟人掀翻在地，刹那间在身上戳了七八个窟窿。郭刺猬见那厮犹自未死，捡起他的杀猪刀，咔嚓咔嚓切去了他的五斤半脑袋。那鸟人铜铃似的一对眼珠，犹自忽灵灵动个不停。众喽啰见头目已死，更是兔子似的猛窜。

起初村民杀得性起，但见不相识的外人，手起刀落，断无犹豫。既而想到附近村民也有随杆子混饭吃的，不愿结仇太深，才想出一个临时的律条。原来西乡水土不同，口音自有差别。在地上画一个圆圈，能说“圈儿”，就是本地人，剁他一个手指，放他一条生路；要是说“确儿”，就一刀结束了他的性命。一路追出二十余里，看看快到土匪老巢，方才罢手。这时手中还有最后一个鸟人俘虏，于是如法炮制，在地上画了一个圈儿，叫他认读。那鸟人哪里还敢读，只磕头如捣蒜一般。村民见他面色和善，不像穷凶极恶之人，动了恻隐之心。有人说：算了，骗了他算了。早有两个小伙子把他按住，手起刀落，那鸟人两个蛋子儿血糊淋漓被割了下来。那鸟人娘啊——一声，狼狈而去。此后数十年，村人到西山拉煤，遇着此人，已是佝偻老者，原想此下糟了，不想那老儿认出村民，为谢不杀之恩，杀鸡置酒相待。这是后话，不提。

却说此役之后，西乡再不敢来，村民倒是太平得寂寞。

三

同济寨剿灭了西乡土匪，得了不少快枪，就把地无一垄、游手好闲的一二十个汉子组织起来，白天练枪法，夜里练拳脚，没过多时，就成了像模像样的队伍。郭刺猬武功本来就好，稍加练习，枪法已是了得。这时，随着手中有枪，胆子也大了起来，居然学军队的称呼，让手下人叫他司令。

俗话说穷文富武，练武就要吃香的喝辣的，银钱粮草就渐渐不支，少不得时不时向邻村商借些许。郭刺猬此时面子极大，二指宽纸条过去，十里八村乡绅，未有不整治钱粮乖乖送来的。只有十五里贾家庄的贾赞，仗着财大气粗，不肯巴结。这贾赞原是穷猴一个，得了意外之财，骤然大富，大红大紫，这暴发户最容易得意忘形，不知道二哥贵姓。贾赞发迹是个奇事，由不得这里先向看官交代清楚。贾赞家是逃荒过来的，孤儿寡母，靠老婆子浆洗缝补，得些粗粮度日。那时贾赞尚幼，但事母至孝，又吃苦耐劳，割草拾柴，为人佣工，割草时常割得草篮子背篓般大小。也是世上好人多，贾家庄人见他们姓贾，又有极好的人缘，就由他们在村里的破庵堂当成了家。又过几年，母子们开了一片荒地。这片荒地净是石子沙子，蒿草却格外茂盛。有一处还生着密密的构树棵子，圪针和构树棵子扭在一处，密得走不进人。构树棵子里常有毒蛇，曾咬伤过人，而且夜里常有鬼火闪烁，村民都说那里不干净。月黑风高的夜晚，特别是下雨的时候，风吹树动，小小的构树，却发出格外响亮似拍手的声音，在这拍手声中，又常常隐隐约约地听到哭声，听到过的人不少，他们提起来就胆寒。这脏地方自然没有人去开，贾赞母子却不在乎。开这块荒地时，贾赞他娘买了些纸烧了，祷告说，孤鬼野魂都是穷人，咱们不能将来死了，连个埋的地方也没有，就还与穷人们挤到一处吧。贾赞知道吃饭不易，干活格外卖力，内急时就跑到构树棵中的枯井筒里解手。这枯井不深，显然是填埋又塌了下去，所以构树棵才微微隆起些。方便完了，就随手捡起白亮亮的石头擦屁股。贾母是极其勤俭之人，每有多余的钱，就丢到罐里，积少成多，梦想指着它将来

为儿子讨一个老婆，成个家，生儿育女，甚至再盖两间草房，有个自己的窝。这一日罐子堪堪满了，吃罢晚饭，贾赞就要去睡，母亲叫住了他。却说这母子向来不点灯，庵堂破败，借着星光，贾母脸上绽出少有的红晕，直似闺女时一般。

赞娃儿，娘给你商量个事儿。

咋啦？娘。

明儿咱娘儿俩不下地了，到城里一趟。

中啊，娘。你想去逛逛，我推车推你去。明儿清早多烙两个饼子，捎住晌午吃。

赞娃儿，娘不是想去逛，是娘攒了一罐制钱，明儿去换成银元。换不住银元，换成一块银子也行。

次日，贾赞用独轮车推住贾母并一罐杂乱小钱儿进了城。到了票号，票号说这些小钱儿，搁不住写银票，换成银元也就块把钱，还是直接到店铺里去换铜元吧。无奈，母子们到银匠铺，换了一个小小的银元宝。这元宝才盈盈指肚般大小，握之沉甸甸，看之亮晃晃，乐得贾母心花怒放，魂儿都快丢了，而贾赞一见那银子，却一点也没高兴。贾母说，儿呀，一口吃不了个胖子，小是小了点，到底也是银子，再攒两年，就给你讨个媳妇，到时候洗洗涮涮，缝缝补补的，也替替我了。

而贾赞满脸狐疑，颤声问道：娘啊，这就是银子？

可不是？贾母听了，鼻子有些酸，是呀，孩子哪里见过银子呀。

要这就是银子，咱可不缺这，构树棵枯井筒里多的是，儿擦屁股都用不完。

憨孩子，枯井筒里那是石头蛋儿，一文钱不值。你这话要是让人听了，人家非说你是二百五不行。

娘，你不信？咱回去的时候，你一看就知道了。

母子回村，径到田里，钻进构树棵子，贾母看时，哪里有什么银子，只不过满井筒的滑石蛋，苦笑着摇了摇头。

贾赞说：娘啊，你仔细瞅瞅。

那婆子摸出黑老蓝手巾，擦了擦眼屎，又拾起一个滑石蛋，用袖子一抹——老天爷呀——我的娘啊——眼前先是一白，又是一红，又是一黑，浑身霎时酥软，就死过去了。贾赞惊得呆了，见娘就这样死了，不知不觉跪在地上，却不敢放声大哭，哭声被咽回去了。心想娘真是苦命穷命，居然被钱吓死了。如今娘死了，这些滑石蛋就真是银子，又能如何，娶妻生子又能如何，盖两间草房又能如何？想着想着，泪如雨下。

我的娘啊——居然哭出来了。啊还没有拖出来，忽觉嘴上一凉，早被一只手捂住——原来贾母已活过来了。母子们回到庵堂，一路无话。日后贾母仍为街坊邻居洗洗浆浆，儿子照样下地干活，帮人佣工，只是贾赞变得沉默寡言，负了莫大心事。

这一年乡下“传人”，地里的新坟像雨后的蘑菇，十七八的大姑娘，也就值两个白面蒸馍。贾赞费了一斗谷子，早讨得一房媳妇，这且不表。却说与贾赞开的荒地搭界的贾六家，本来就不富，去年死了媳妇，今年死了女儿，儿子又传上了瘟疫，瘦得麻秆一般。没十天半月光景，贾六须发都白了。

一日，大家在井台上吃饭，贾六哭丧着脸说：老少爷们儿谁要买地，我那儿几亩地要出手，帮忙介绍个主儿也行。说到最后，像是费尽了气力，碗一撂，低下头去。须知这几年年景不好，各各自顾不及，乡邻也并不接茬儿，倒是说起疫情，不少人想逃荒逃灾。

这时贾赞发话道：六叔，甬发愁，你那几亩地我要。这句话像是小孩脸上搽了胭脂，饭市儿上登时就鲜活了。穷得连毛儿都没有的贾赞要买地，这跟老鼠日猫差不多，真是稀罕了。俗话儿说，笑一笑，十年少，老少爷们儿难得一笑，争着与他搭话儿。

赞娃儿，就你那孬种样儿，买地不是，我稀巴烂贱卖给你。

你那鸡巴样儿，我也给你，不买是小舅子。

你这熊货也能买地，能得不轻哩。

我买地咋了，我都不兴买地？这要找中人、立字据哩，我又不是两片嘴

瞎喷。

嗨！成精了，咱都找张先儿给他立文书，到时候拿不出钱来，地不给你不说，剥你龟孙的皮。

大家都要看这小子的笑话，风风火火，立下文书，按下了指印，拘了日子，到时候钱地两讫。谁知贾赞这小子有了银子之后，早长了心眼，看看明日就是付钱的日子，连夜进城，拿银子换了康熙大钱，又花钱雇了十个保镖，浩浩荡荡回到村子。四邻八家看了这阵势，个个又恼又怕，欲要反悔，文书俱在，如何反悔得了。祖祖辈辈留下的命根子，就这样硬生生被贾赞买了去。价钱自然是贱如泼水。

贾赞这一有地，立马抖了起来。不几年光景，就盖起铁桶似的贾家大院，养了三十多名家丁。仗着半井筒银子，巴结衙门，攀附乡绅，左近数十里内，他咳嗽一声，就像下雾细雨儿。他不买郭刺猬的账，那简直是理所当然。

四

虾走虾路，蟹走蟹路。贾赞家的大院牢靠，人多枪好，硬碰硬不行，郭刺猬就另想办法。

什么办法？

偷。

要偷贾赞，谈何容易？然而古人说得好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伟人又说，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。郭刺猬不是普通刁民，知道贼无底线寸步难行的道理，现在难就难在底线上。

却说离同济寨十五里，有村唤作马家营，原是兵营驻扎之所，剃头的、卖饭的、开烟馆的、开窑子的聚而居之，兵营撤走，这些人却未走，也就成了村庄。庄上武风甚炽，有道是喝了马营水，就会抬抬腿，村里练的是少林功夫，以硬功见长。同济寨的孙老实老婆就是马家营姑娘，在娘家人称马二姑娘。马二姑娘从小练就一身好功夫，单手能举起牛车轮子，能头朝下爬上三丈高的大

杨树。俗话说千里姻缘一线牵，他嫁的汉子孙老实却是踢三脚放不出一个响屁的主儿。有一次夫妻拌嘴，马二姑娘一时性起，飞起一脚，竟把孙老实踢到了房坡上。这婆娘本来就没有缠过脚，因这一脚踢得震古烁今，倒实实在在落下“马大脚”的绰号。

孙老实四尺半个头儿，胖得皮球一般，系个腰带能系一袋烟工夫，怎么看都是个阳痿。因此马大脚不甘郁闷，就与郭刺猬勾搭成奸。郭刺猬一妻两妾，妻是黄脸婆倒也罢了，两个妾都是嫩得能掐出水儿的，又如何能看得上马大脚？外人猜测，马大脚家近艳窟，做女儿时就招蜂引蝶，与她来往之人或者久经欢场，嫖于房中，这马大脚勤学苦练，迎送功夫更在武功之上。郭刺猬见到马大脚，就灵魂出窍，恍然如身在青楼，自然如狼似虎，如痴如狂。俗话说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妓，妓不如偷，偷得着不如偷不着，马大脚妙在妓、偷之间，兼其美而无其弊。

且说这天晚饭已过，新月已沉，郭刺猬熟门熟路，摸到孙家。孙老实见来的是他，咽下一口浓痰，急忙堆上笑脸，迎进里屋，用袖子甩了甩板凳，叫寨守坐下，又闷声不响去打几只荷包蛋，热腾腾的端了上来，坐在门槛上等寨守吃完，急上前接了空碗，去灶房涮了，又折回来拿了烟袋烟丝洋火，为寨守装上一袋，擦火点上，才又坐在门槛上，脸上阴阴地布上得意之色。他见马大脚坐在床沿儿，两条檩条也似的腿不住抖动，又拿眼直朝他脸上剐，才嘿笑两声说：寨主您坐，我得去织苦子去。去吧。郭刺猬在抽烟，腿也没有抬一下。孙老实站起身来，轻轻关了房门，心中暗骂：我日你闺女一回。

那婆娘早已心潮澎湃，一把将郭刺猬扯在怀中，两片柿饼似的嘴唇就去咬胡须，干姜似的手哧溜一声拽开腰带，探入其中，郭刺猬的身子经不起三搔两抓，早已热得烙铁一般。马大脚又啃又抓，直把郭刺猬抓得又麻又酥，欲仙欲死，沉沉软在床上。

.....

听说刘楼刘世敬从汉口带回来不少洋布，明儿我叫张驴娃儿他们去弄些回来。郭刺猬说道。

带回来还不是孝顺你家的两个娘，我算啥？

她们怎么能跟你比，躺那儿跟死鱼一样。

不是嫩嘛？

你没吃过熟食肉？还是老汤煮得烂。

噫——一只手早拧到了疼处。

唉！

唉什么？

想做笔买卖，发愁啊。

啥买卖？拿你家那三个窟窿开窑子？

那值个鸟钱，听没听说过贾赞家有半井筒元宝？贾赞这小舅孙不识抬举，一文钱看得比磨盘还大，老子要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以后还怎么出来混事儿？只是那小舅孙家的院子严谨，墙都有三尺厚，三四进院子，跟迷魂阵儿一样，别说进不去，就是进去，也找不到值钱物什。这才想到你，你跟徐神婆商量商量，到贾家混上十天半月，摸他个底透，到时候成事儿，还不是咱发财？

怪不得今晚来找老娘，原来是叫老娘里外给你出力。

话休絮烦，这一对狗男女少不得又是一阵温存，才迷迷糊糊睡了。鸡叫三遍，天已麻麻亮了，郭刺猬才抠开马大脚胳膊，穿衣起床。

开门一看，孙老实早已打好了洗脸水。

五

徐神婆是徐有福老婆。徐有福死得早，徐神婆守寡守个女儿，唤做可妮儿。母子俩地无一垄，可日子过得也挺殷实。

同济寨西南角，原来是郭家的坟地，白杨树长得云沿儿高，地上到处是茅竹，深可没人。徐家紧靠寨墙，门前的路像毛竹丛中窜出的蛇。大概这地方太绿了，徐家土墙院落，土墙草房，院里并不种树，只栽一株木槿花。花开时节，白灿灿的，孤零零的。母女们都好白衣白衫，那老婆子四尺有半身量，倒